



春秋左傳卷之十二

明吳戴文光罔得標釋

張我城德仲參定

成公

名黑肱宣公子母聲姜謚法安民立政曰成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二月辛酉葬我君宣

公 無冰 三月作丘甲 夏臧孫許及晉侯

盟于赤棘 秋王師敗績于茅戎 冬十月

元年春 附 晉侯使瑕嘉平戎于王。單襄公如晉拜

成。劉康公徼戎。將遂伐之。叔服曰。背盟而欺大國。

此必敗。背盟不祥。欺大國不義。神人弗助。將何以

文十三年使詹嘉處叔故謂之瑕嘉

周禮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每丘出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為甸每甸出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七十二人是甸有甲丘無甲也丘出甸賦橫征甚矣同我言同來伐我

勝不聽遂伐茅戎三月癸未敗績于徐吾氏為齊難故作丘甲聞齊將出楚師夏盟于赤棘秋王人來告敗

附冬城宣叔令修賦繕完具守備曰齊楚結好我新與晉盟晉楚爭盟齊師必至雖晉人伐齊楚必救之是齊楚同我也知難而有備乃可以逞

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

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鞏齊師敗績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已酉及國佐盟于袤婁八月壬午宋公鮑卒庚寅衛侯速卒取汶陽田冬楚師鄭師侵衛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

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圍龍頃公之嬖人盧蒲就魁門焉龍人囚之齊侯曰勿殺吾與而盟無入而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一 成公 二十



勝音朴磔也

封弗聽。殺而膊諸城上。齊侯親鼓。士陵城。三日。取龍。遂南侵。及巢丘。

衛侯使孫良夫。石稷。甯相。向禽。將侵齊。與齊師遇。石子欲還。孫子曰。不可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若知不能。則如無出。今既遇矣。不如戰也。

**夏有**石成子曰。師敗矣。子不少須。衆懼。盡子喪師。徒。何以復命。皆不對。又曰。子。國。卿。也。隕。子。辱。矣。子。以。衆。退。我。此。乃。止。且。告。車。來。甚。衆。齊。師。乃。止。次于。鞠。居。新。築。人。仲。叔。于。奚。救。孫。桓。子。桓。子。是。以。免。既。

夏有二字。關新築戰事。須待救也。

又曰石稷復言我此止此。禦齊師也。車來救兵集也。

先言車來後點人名是逆叙法。

于奚來車之一

周禮天子樂官縣四面諸侯軒縣闕南故曰曲縣繁纓諸侯馬飾

衛人賞之以邑。辭請曲縣。繁纓以朝。許之。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禮。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弗可止也已。

叙事辭令議論妙品。卻克舊怒于齊故皆因之。

孫桓子還于新築。不入。遂如晉。乞師。臧宣叔亦如。晉乞師。皆主卻獻子。晉侯許之。七百乘。卻子曰。此城濮之賦也。有先君之明。與先大夫之肅。故捷。克于先大夫。無能為役。請八百乘。許之。卻克將中軍。

八百乘六萬人

春秋左傳卷十三 齊侯親鼓 士陵城 三日 取龍 遂南侵 及巢丘



士燮佐上軍。欒書將下軍。韓厥為司馬。以救魯衛。滅先叔逆晉師。且道之。季文子帥師會之。及衛地。韓獻子將斬人。卻獻子馳將救之。至則既斬之矣。卻子使速以狗告其僕曰。吾以分誦也。師從齊師于辛。六月壬申。師至于靡笄之下。齊侯使請戰曰。子以君師辱于敝邑。不腆敝賦。詰朝請見。對曰。晉與魯衛兄弟也。來告曰。大國朝夕釋憾于敝邑之地。寡君不忍。使羣臣請於大國。無令輿師淹下。君地能進不能退。君無所辱命。齊侯曰。大夫之許寡

桀磔同自恃多力  
磔碎大石以投人  
繫桑本以桑樹表  
其車也  
驀匹夫之勇甚肖  
此下述事瑣細而  
無不嚴整

中軍將自執旗鼓  
張侯即解張  
折矢未拔血汗車  
輪乾為殷色殷赤  
黑色

人之願也。若其不許。亦將見也。齊高固入晉師。桀石以投人。禽之。而乘其車。繫桑本馬。以狗齊壘曰。欲勇者。賈余餘勇。癸酉。師陳于鞏。邴夏御齊侯。逢丑父為右。晉解張御卻克。鄭丘緩為右。齊侯曰。余姑翦滅此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卻克傷於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吾子恐之。緩曰。自始合。苟有險。余必下推車。子豈識之。然子病矣。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

春秋左傳卷之十三 齊公 必存



殿鎮也

即就也

并轡援枹指卻克不出克名亦奇華不注山名子輿韓厥父凡戰非元帥則御在中將在左厥以夢故代御而追齊侯左右皆效其夢已驗急欲一人代已為御下止齊侯故因張借乘而肘之不立左右使立于後代已御也俛定俯而安隱右之弊者丑父乃得與公

易位厥不之見輶因棧臥車也蛇傷是壬申夜事且而匿之仍為御也故不能推車為厥所及 繫馬絆再拜等執臣禮也辭令工巧口氣甚遜而意實不恭意欲攝御以齊侯還丑父代為齊侯故詐使公取飲欲公因而逃遂佐車副車

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具此念為忠擐甲執兵固即死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轡右援枹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韓厥夢子輿謂已曰且辟左右故中御而從齊侯邴夏曰射其御者君子也公曰謂之君子而射之非禮也射其左越于車下射其右斃于車中綦毋張喪車從韓厥曰請寓乘從左右皆肘之使立于後韓厥俛定其右逢丑父與公易位將及華泉驂絀于木而止丑父寢于輶中

蛇出於其下以眩擊之傷而匿之故不能推車而及韓厥執繫馬前再拜稽首奉觴加璧以進曰寡君使羣臣為魯衛請曰無令輿師陷入君地下臣不幸屬當戎行無所逃隱且懼奔辟而忝兩君臣辱戎士敢告不敏攝官承乏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鄭周父御佐車宛棧為右載齊侯以免韓厥獻丑父卻獻子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于此將為戮乎卻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乃免之齊侯



每出承三出來齊師皆隨三軍之帥而退晉人逐之公不能殿故斜穿狄卒以奔狄不能越復入于衛衛不克制遂免之而軍車從徐關入也女子不知故使避君銳司徒主銳兵者女子之父可若何言餘人當奈何乃奔仍避君也有禮先君後父也辟司徒主壘壁者賓媚人國佐也靡音彥玉甌也同叔蕭君之字齊

免。求丑父。三入三出。每出齊師以帥退。入于狄卒。狄卒皆抽戈楯冒之。以入于衛師。衛師免之。遂自徐關入。齊侯見保者。曰勉之。齊師敗矣。辟女子。女子曰。君免乎。曰免矣。曰銳司徒免乎。曰免矣。曰苟若與吾父免矣。可若何。乃奔。齊侯以為有禮。既而問之。辟司徒之妻也。予之石窆。晉師從齊師。入自丘輿。擊馬。臨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甌。玉磬與地。不可。則聽客之所為。賓媚人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為質。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對曰。

侯外祖子女也。難片言其母故遠言之。克聘夫人笑于房。故欲釋憾焉。先說王命後說不孝極是而轉落婉宕。物土相土之宜。

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為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若以不孝令於諸侯。其無乃非德類也乎。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則不義。何以為盟主。其晉實有闕。四王之主也。樹德而濟。同欲焉。五伯之霸也。

上分此合對而不對。祇重王命。

春秋左傳卷十二 成公六年 必存齊



三重王命三呼吾子如山靡弗已令氣折道聚也

即使借一戰而幸勝亦從晉以求和也

勤而撫之以役王命。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詩曰。布政優優。百祿是適。子寔不優而棄百祿。諸侯何害焉。落○婉○勁○不然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以犒從者。畏君之震。師徒撓敗。吾子惠徼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次合餘燼。吐○甚○背城借一。敝邑之幸。盡○變○亦云從也。况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魯衛諫曰。齊疾我矣。其效亡者。皆親暱也。子若不許。讐我必甚。唯子則又何求。句○深○婉○

得地還所侵也

禽鄭魯大夫逆公迎公往會晉帥

三帥卻克士燮欒書皆魯侯賜

叔事議論具品蜃炭燒蛤為炭以禦濕四阿四斧設棟翰兩旁飾楹上飾皆王禮

子得其國寶。我亦得地。而紓于難。其榮多矣。齊晉亦唯天所授。豈必晉。晉人許之。對曰。羣臣帥賦輿以爲魯衛請。若苟有以藉口。而復于寡君。君之惠也。敢不唯命是聽。禽鄭自師逆公。秋七月。晉師及齊國。佐盟于爰婁。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公會晉師于上鄆。賜三帥先路三命之服。司馬司空輿師。候正。亞旅皆受一命之服。

八月。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始用殉。重器備。椁有四阿。棺有翰楹。君子謂華元樂舉。于是

春秋左傳

卷之二十一 成公

七

公孫赤



師遷過衛因甲之  
未復命不敢成禮  
唯哭門外衛于門  
外設喪位故移婦  
人哭門內至葬遂  
行此禮不復移內  
喪事有退無進也

乎不臣。臣治煩去惑者也。是以伏死而爭。今二子者。君生則縱其惑。死又益其侈。是棄君于惡也。何臣之為。

九月。衛穆公卒。晉三子自役弔焉。哭於大門之外。衛人逆之。婦人哭於門內。送亦如之。遂常以葬。

附楚之討陳夏氏也。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曰。不可。君召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姬。貪其色也。貪色為淫。淫為大罰。周書曰。明德慎罰。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務崇之之謂也。慎罰務去之之謂也。若

勢若層峰疊嶂人  
生一轉更覺刺心  
收二句便淡而有  
味文字至此神矣  
子蠻靈侯字天  
殺其身禍在國  
應出兩重夏南後  
舒字  
使道道夏姬使歸  
使自鄭詐使人以  
鄭命召也

屈巫即巫臣  
度事皆中前段數  
往此則逆來而勢  
更瀟更逸神矣

與諸侯以取大罰。非慎之也。君其圖之。王乃止。子反欲取之。巫臣曰。是不祥人也。是天子蠻殺御叔。弑靈侯。戮夏南。出孔儀。喪陳國。何不祥如是。人生實難。其有不獲歟乎。天下多美婦人。何必是。子反乃止。王以予連尹襄老。襄老歿于邲。不獲其尸。其子黑要丞焉。巫臣使道焉。曰。歸吾聘女。又使自鄭召之。曰。尸可得也。必來逆之。姬以告王。王問諸屈巫。對曰。其信。知罃之父。成公之嬖也。而中行伯之季弟也。新佐中軍。而善鄭皇成。甚愛此子。其必因

春秋左傳卷十二 城公 必存



聘從鄭伯聘夏姬

跪少而慧語亦韻甚

銅禁使勿仕

鄭而歸王子與襄老之尸以求之鄭人懼于邲之役而欲求媚于晉其必許之王遣夏姬歸將行謂送者曰不得尸吾不反矣巫臣聘諸鄭鄭伯許之及共王即位將為陽橋之役使屈巫聘于齊且告師期巫臣盡室以行申叔跪從其父將適郢遇之曰異哉夫子有三軍之懼而又有桑中之喜豈將竊妻以逃者也及鄭使介反幣而以夏姬行將奔齊齊師新敗曰吾不處不勝之國遂奔晉而因郤至以臣于晉晉人使為邢大夫子反請以重幣銅

先論理次度事語簡意盡

叙事妙品

荀庚將上軍時不出范文子代行

文子避功故武子度其免于禍

三問三對俱有變化

之王曰止其自為謀也則過矣其為吾先君謀也則忠忠社稷之固也所益多矣且彼若能利國家雖重幣晉將可乎若無益于晉晉將棄之何勞銅焉

附晉師歸范文子後入武子曰無為吾望爾也乎

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入必屬耳目焉是

代帥受名也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郤伯見公

曰子之力也夫對曰君之訓也二三子之力也臣

何力之有焉范叔見勞之如郤伯對曰庚所命也

春秋左傳卷十二成公九年



書為下軍故推功上軍

議論叙事具品

共王時幼弱

伯者德音幾于王道  
大戶閱戶口已責

克之制也。爨何力之有焉。欒伯見公亦如之。對曰。爨之詔也。士用命也。書何力之有焉。

宣公使求好于楚。莊王卒。宣公薨。不克作好。公即位。受盟于晉。會晉伐齊。衛人不行。使于楚。而亦受盟于晉。從于伐齊。故楚令尹子重為陽橋之役。以救齊。將起師。子重曰。君弱羣臣不如先大夫。師衆而後可。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夫文王猶用衆。况吾儕乎。且先君莊王屬之曰。無德以及遠方。莫如惠恤其民而善用之。乃大戶已責逮鯀救乏救。

捐通稅 王卒盡行故王法軍亦行

執斲匠人也執鉞女工也織紵織纒布者

罪。悉師。王卒盡行。彭名御戎。蔡景公為左。許靈公為右。二君弱。皆強冠之。冬。楚師侵衛。遂侵我師于蜀。使臧孫往。辭曰。楚遠而久。固將退矣。無功而受名。臣不敢。楚侵及陽橋。孟孫請往賂之。以執斲。執鉞。織紵。皆百人。公衡為質。以請盟。楚人許平。十一月。公及楚公子嬰齊。蔡侯。許男。秦右大夫說。宋華元。陳公孫寧。衛孫良夫。鄭公子去疾。及齊國之大夫。盟于蜀。卿不書。匱盟也。于是乎畏晉而竊與楚盟。故曰匱盟。蔡侯許男不書。乘楚車也。謂之失位。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一 成公



呼衛父而數之不  
過避在楚數年之  
不安耳弃國之咎  
誰則受之縱後賢  
有任其責而國不  
亡今衛父已為弃  
國矣

初譏晉次譏楚游  
神文武可勝慨歎

辭令妙品  
一責不宜使期二

責不宜獻捷前後  
錯綜虛實相生伸  
縮互用

一列有功宜獻一  
列無功不宜獻虛  
落克遂有功一語  
無限譏刺急轉不  
使命卿留下無功  
意至末終揮  
名位卑微未通王  
室未有職司奸禮  
謂獻捷欲于鞏伯  
設言欲受其獻

結句妙豈不可諫  
誨而克遂有功耶  
虛虛擊應 三吏

君子曰。位其不可不慎也乎。蔡許之君。一失其位。不得列于諸侯。况其下乎。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暨。其是之謂矣。楚師及宋。公衡逃歸。臧宣叔曰。衡父不忍數年之不宴。以棄魯國。國將若之何。誰居後之人。必有任是夫國棄矣。是行也。晉辟楚。畏其衆也。君子曰。衆之不可以已也。大夫為政。猶以衆克。况明君而善用其衆乎。夫誓所謂商兆民離。周十人同者。衆也。

附 晉侯使鞏朔獻齊捷于周。王弗見。使單襄公辭。

焉。曰。蠻夷戎狄。不式王命。淫泆毀常。王命伐之。則有獻捷。王親受而勞之。所以懲不敬。勸有功也。兄弟甥舅。侵敗王略。王命伐之。告事而已。不獻其功。所以敬親。矜禁淫慝也。今叔父克遂有功于齊。而不使命卿鎮撫王室。所使來撫余一人。而鞏伯實來。未有職司于王室。又奸先王之禮。余雖欲于鞏伯。其敢廢舊典。以忝叔父。夫齊甥舅之國也。而大師之後也。寧不亦淫從其欲。以怒叔父。抑豈不可諫。誨。士莊伯不能對。王使委于三吏。禮之如侯伯。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一 成公 十一 必有齊



即三公王畏晉故借禮宴賄而命勿書使之不安

宣公初祔故曰新宮神失馮依故哀哭之

克敵使大夫告慶之禮降于卿禮一等王以鞏伯宴而私賄之使相告之曰非禮也勿籍

三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辛亥葬衛穆公 二月公至自伐鄭 甲子

新宮災三日哭 乙亥葬宋文公 夏公如晉

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 公至自晉 秋叔

孫僑如帥師圍棘 大雩 晉郤克衛孫良夫

代唐咎如 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

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

晉楚爭鄭十四

東鄙之人設伏于鄭

夫盟 鄭伐許

三年春諸侯伐鄭次于伯牛討邲之役也遂東侵

鄭鄭公子偃帥師禦之使東鄙覆諸鄭敗諸丘輿

皇成如楚獻捷

夏公如晉拜汶陽之田

許恃楚而不事鄭鄭子良伐許

附晉人歸楚公子穀臣與連尸襄老之尸于楚以

求知罃于是荀首佐中軍矣故楚人許之王送知

罃曰子其怨我乎對曰二國治戎臣不才不勝其

辭令神品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二 城公

說無怨易說無德  
難立意正大摘辭  
腴婉可稱神妙

臣怨君德分貼巧  
妙而轉結簡俏精  
奇

從君出父都雅妍  
悉

不獲命不許請戮

任。以爲俘馘。執事不以釁鼓。使歸即戮。君之惠也。  
臣實不才。又誰敢怨。王曰。然則德我乎。對曰。二國  
圖其社稷。而求紓其民。各懲其忿。以相宥也。兩釋  
繫囚。以成其好。二國有好。臣不與及其誰敢德。王  
曰。子歸。何以報我。對曰。臣不任受怨。君亦不任受  
德。無怨無德。不知所報。王曰。雖然。必告不穀。對曰。  
以君之靈。繫臣得歸。骨于晉。寡君之以爲戮。死且  
不朽。若從君之惠而免之。以賜君之外。臣首首其  
請于寡君。而以戮于宗。亦死且不朽。若不獲命。而

壯甚

唐咎音墻高

議論具品  
晉尋元年盟衛尋  
宣七年盟

三下卿也

使嗣宗職。次及于事。而帥偏師以修封疆。雖遇執  
事。其弗敢違。其竭力致效。無有二心。以盡臣禮。所  
以報也。王曰。晉未可與爭。重爲之禮而歸之。  
秋。叔孫僑如圍棘。取汶陽之田。棘不服。故圍之。  
晉卻克衛孫良夫伐唐咎如。討赤狄之餘焉。唐咎  
如潰。上失民也。  
冬十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且尋盟。衛侯使孫良  
夫來聘。且尋盟。公問諸臧宣叔曰。中行伯之於晉  
也。其位在三。孫子之於衛也。位爲上卿。將誰先對



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上下如是。古之制也。衛明悉在晉不得為次國。晉為盟主。其將先之。丙午。盟晉。丁未。盟衛。禮也。

附 十二月甲戌。晉作六軍。韓厥趙括鞏朔韓穿荀騅趙旃皆為卿。賞鞏之功也。

附 齊侯朝于晉。將授玉。卻克趨進曰。此行也。君為婦人之笑辱也。寡君未之敢任。晉侯享齊侯。齊侯

授玉執圭行朝禮未之敢任猶言出自意外

服改耳貌猶識之厭言鄭之欲止公不過欲兩公成好耳二將之言雖一峻一婉然俱傷雅器局小矣

祝韓厥韓厥曰。君知厥也乎。齊侯曰。服改矣。韓厥登。舉爵曰。臣之不敢愛死。為兩君之在此堂也。荀罃之在楚也。鄭賈人有將寘諸楮中。以出。既謀之。未行。而楚人歸之。賈人如晉。荀罃善視之。如實出已。賈人曰。吾無其功。敢有其實乎。吾小人不可以厚誣君子。遂適齊。

鄭多良賈哉茲高忠而智此賈義而慈

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 三月壬申鄭伯堅

卒 杞伯來朝 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 公

如晉 葬鄭襄公 秋公至自晉 冬城鄆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一 成公 公行齊

共公即位故

禮將出叔姬先來修

四年春宋華元來聘通嗣君也  
杞伯來朝歸叔姬故也

### 鄭伯伐許

夏公如晉晉侯見公不敬季文子曰晉侯必不免  
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夫晉侯之命  
○至○言○在諸侯矣可不敬乎

秋公至自晉欲求成于楚而叛晉季文子曰不可  
晉雖無道未可叛也國大臣睦而邇于我諸侯聽  
焉未可以貳史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類其心必

泠音陵

異楚雖大非吾族也其肯字我乎公乃止

冬十一月鄭公孫申帥師疆許田許人敗諸展陂  
鄭伯伐許取鉏任泠敦之田晉欒書將中軍荀首  
佐之士燮佐上軍以救許伐鄭取汜祭楚子反救  
鄭鄭伯與許男訟焉皇戍攝鄭伯之辭子反不能  
決也曰君若辱在寡君寡君與其二三臣共聽兩  
君之所欲成其可知也不然側不足以知二國之  
成

子反欲使自至楚  
王前決之蓋許不  
能決而致其朝也

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 仲孫蔑如宋



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 梁山崩 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

嬰趙盾弟姬趙朔 妻朔趙盾子嬰蓋 淫姬婦原趙同屏 趙括

五年附晉趙嬰通于趙莊姬春原屏放諸齊嬰曰我在故欒氏不作我亡吾二昆其憂哉且人各有能有不能舍我何害弗聽嬰夢天使謂已祭余余福女使問諸士貞伯貞伯曰不識也既而告其人曰神福仁而禍淫淫而無罰福也祭其得亡乎祭之之明日而亡

無罰為福淫人不知以趨于滅悲夫

孟獻子如宋報華元也

宣伯公孫僑如野饋曰餽音運 議論能品

夏晉荀首如齊逆女故宣伯餽諸穀

梁山崩壅河三日 不流傳驛車也辟 重關之使避傳也 重人言車重行遲 若待我避不如傳 車邪出之速捷邪 出也伯宗善其對 故問其所居 不舉減膳也緩車 無文者出次避正 御也 見之晉君不可而 以告伯宗不攘善 也

梁山崩晉侯以傳召伯宗伯宗辟重曰辟傳重人曰待我不如捷之速也問其所曰絳人也問絳事

焉曰梁山崩將召伯宗謀之問將若之何曰山有朽壤而崩可若何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為之不

舉降服乘縵徹樂出次祝幣史辭以禮焉其如此而已雖伯宗若之何伯宗請見之不可遂以告而

從之

子國穆公子

元先質龜代之故  
怨而欲攻

子靈即圍龜

附許靈公愬鄭伯于楚。六月。鄭悼公如楚訟。不勝。楚人執皇戍及子國。故鄭伯歸。使公子偃請成于晉。秋八月。鄭伯及晉趙同盟于垂棘。

附宋公子圍龜為質于楚而歸。華元享之。請鼓譟以出。鼓譟以復入。曰習攻華氏。宋公殺之。

冬。同盟于蟲牢。鄭服也。諸侯謀復會。宋公使向為人辭以子靈之難。

十一月。巳酉。定王崩。

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二月。辛巳。立武宮。

取鄆 衛孫良夫帥師侵宋 夏六月。邾子

來朝 公孫嬰齊如晉 壬申。鄭伯費卒 秋

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 楚公子嬰齊帥

師伐鄭 冬季。孫行父如晉 晉欒書帥師救

鄭

六年。附春。鄭伯如晉拜成。子游相授玉于東楹之

東。士貞伯曰。鄭伯其死乎。自棄也已。視流而行速

不安其位。宜不能久。

二月。季文子以鞶之功立武宮。非禮也。聽於人以

議論能品  
子游即公子偃  
行疾故過于東



鄆音專屬國

係設備

人情語使人心惻

聞說謀故設備

議論妙品  
鄆取古國名

救其難。不可以立武。立武由已。非由人也。  
取鄆言易也。

三月。晉伯宗。夏陽說衛孫良夫。甯相。鄭人。伊維之。我。陸渾蠻氏。侵宋。以其辭會也。師于鉞。衛人不保。說欲襲衛。曰。雖不可入。多俘而歸。有罪不及死。伯宗曰。不可。衛唯信晉。故師在其郊。而不設備。若襲之。是棄信也。雖多衛俘。而晉無信。何以求諸侯。乃止。師還。衛人登陴。

附晉人謀去故絳。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

鹽鹽也。民富則國享其利。國利則君享其樂。

惡垢穢也。水淺故垢穢易見。

或言墊隘。應在民愁之上。傳寫誤耳。脰音隆。足腫也。

青鳥家重流惡獻子有所本。

晉更新田為絳。稱絳為故絳。

沃饒而近鹽。國利君樂。不可失也。韓獻子將新中軍。且為僕大夫。公揖而入。獻子從。公立於寢庭。謂獻子曰。何如。對曰。不可。郇瑕氏土薄水淺。其惡易覲。易覲則民愁。民愁則墊隘。於是乎有沈溺重脰之疾。不如新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澮以流其惡。且民從教。十世之利也。夫山澤林鹽。國之寶也。國饒則民驕。佚近寶。公室乃貧。不可謂樂。公說從之。夏四月。丁丑。晉遷于新田。

六月。鄭悼公卒。

子叔聲伯如晉。命伐宋。秋。孟獻子救孫宣伯侵宋。晉命也。

晉楚爭鄭十五

楚子重伐鄭。鄭從晉故也。冬。季文子如晉。賀遷也。

議論能品

晉欒書救鄭。與楚師遇於繞角。楚師還。晉師遂侵蔡。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師救蔡。欒諸、桑隧、趙同、趙括欲戰。請於武子。武子將許之。知莊子、范文子、韓獻子諫曰：「不可。吾來救鄭。楚師去我。吾遂至于此。是遷戮也。戮而不已。又怒楚師。戰必不克。」

節節淨亦委婉有致

二縣謂申息

雖克不令。成師以出。而敗楚之二縣。何榮之有焉。何領下若不能敗。為辱已甚。不如還也。乃遂還。于是軍帥

轉調俱婉折

之欲戰者衆。或謂欒武子曰：「聖人與衆同欲。是以濟事。子盍從衆。」子為大政。將酌於民者也。子之佐十一人。其不欲戰者三人而已。欲戰者可謂衆矣。商書曰：「三人占。從二人。衆故也。」武子曰：「善鈞從衆。夫善衆之主也。三卿為主。可謂衆矣。從之。不亦可乎。」

精簡之極至言無文

七年春。王正月。鼯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鼯鼠又



食其角乃免牛。吳伐鄭。夏五月曹伯來朝。不郊猶三望。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公至自會。吳入州來。冬大雩。衛孫林父出奔晉。七年春吳伐鄭。鄭成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無弔者也。夫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其此之謂乎？有上不弔，其誰不受亂？吾亡無日矣。君子曰：知懼如是，斯不亡矣。

上謂伯至

附鄭子良相成公以如晉見且拜師

夏曹宣公來朝

晉楚爭鄭十六  
共仲侯羽二大夫  
軍攻也

議論敘事能品

酌見情勢

秋楚子重伐鄭。師于汜。諸侯救鄭。鄭共仲侯羽軍楚師。囚鄭公鍾儀。獻諸晉。八月同盟于馬陵。尋蟲牢之盟。且莒服故也。晉人以鍾儀歸。囚諸軍府。楚圍宋之役。師還。子重請取於申呂。以為賞田。王許之。申公巫臣曰：不可。此申呂所以邑也。是以為賦。以禦北方。若取之。是無申呂也。晉鄭必至于漢。王乃止。子重是以怨巫臣。子反欲取夏姬。巫臣止。

子闔等俱巫臣族

壽夢季札父  
車一乘為兩百人  
為卒備車之半也  
楚廣百人故以百  
人往而留其二十  
五人則半車之一  
矣故曰舍偏兩之

之。遂取以行。子反亦怨之。及共王即位。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子闔。子蕩。及清尹弗忌及襄老之子黑要。而分其室。子重取子闔之室。使沈尹與王子罷。分子蕩之室。子反取黑要與清尹之室。巫臣自晉遺二子書曰。爾以讒慝貪恠事君。而多殺不辜。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以死。巫臣請使於吳。晉侯許之。吳子壽夢說之。乃通吳于晉。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與其射御。教吳乘車。教之戰陳。教之叛楚。寘其子狐庸焉。使為行人於吳。吳始伐楚。

州來楚與國奔命  
字三下少變化

林父良夫之子戚  
林父邑

伐巢。伐徐。子重奔命。馬陵之會。吳入州來。子重自鄭奔命。子重子反於是乎一歲七奔命。蠻夷屬於楚者。吳盡取之。是以始大通吳於上國。衛定公惡孫林父。冬。孫林父出奔晉。衛侯如晉。晉反戚焉。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晉欒書帥師侵蔡。公孫嬰齊如莒。宋公

使華元來聘。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晉

殺其大夫趙同。趙括。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



賜公命 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 晉侯使士燮來聘 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邾

衛人來媵

辭今能品

祖而舍輟飲酒于其側曰餞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季文子餞之私焉曰大國制義以為盟主是以諸侯懷德畏討無有貳心謂汶陽之田敝邑之舊也而用師於齊使歸諸敝邑今有二命曰歸諸齊信以行義義以成命小國所望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詩曰女也不爽士貳

猶謀也

簡諫也

楚師還六年遇繞角時知范韓常從其謀故有功

遐何通言其必作人也

鄭見許無備故攻之

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七年之中一與一奪二三孰甚焉士之二三猶喪妃耦而况霸王將德是以而二三之其何以長有諸侯乎詩曰猶之未遠是用大簡行父懼晉之不遠猶而失諸侯也是以敢私言之

晉欒書侵蔡遂侵楚獲申驪楚師之還也晉侵沈獲沈子揖初從知范韓也君子曰從善如流宜哉詩曰愷悌君子遐不作人求善也夫作人斯有功績矣是行也鄭伯將會晉師門于許東門大獲焉

自為逆婦

穆姜女成公姊妹

武莊姬子姬晉成公姊

成季趙衰字孟趙

辟王邪僻之君

聲伯如莒逆也

宋華元來聘聘其姬也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有禮也

晉趙莊姬為趙嬰之亡故譖之于晉侯曰原屏將為亂欒郤為徵六月晉討趙同趙括武從姬氏蓄于公宮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于晉侯曰成季之勲宣孟之忠而無後為善者其懼矣三代之令王皆數百年保天之祿夫豈無辟王賴前哲以免也周書曰不敢侮鰥寡所以明德也乃立武而反其

田焉

秋召桓公來錫公命

附晉侯使申公巫臣如吳假道于莒與渠丘公立

於池上曰城已惡莒子曰辟陋在夷其孰以我為

虞對曰夫狡焉思啓封疆以利社稷者何國蔑有

唯然故多大國矣唯或思或縱也勇夫重閉况國

乎

冬杞叔姬卒來歸自杞故書

晉士燮來聘言伐郟也以其事吳故公賂之請緩

謙論能品

渠丘莒邑莒子朱

以為號

也上城池之上

思啓疆縱暴掠

重閉重關禦暴



文子即士燮  
朝聘有贈賄無加  
貨況受賂乎無二  
成公私不兩成

師。文子不可。曰。君命無貳。失信不立。禮無加貨。事無二成。君後諸侯是寡君不得事君也。燮將復之。季孫懼。使宣伯帥師會伐邾。衛人來媵共姬。禮也。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

九年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公至自會。二月伯姬歸于宋。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晉人來媵。秋七月丙子。

姬已絕于杞。魯復請杞使還葬以還。為杞婦故卒稱杞。既葬而復逆其喪。為魯故也。

馬陵盟在七年。季文能直。范文能容。責善之道也。

齊侯無野卒。晉人執鄭伯。晉欒書帥師伐鄭。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楚人入鄆。秦人白狄伐晉。鄭人圍許。城中城。

九年春。杞桓公來逆叔姬之喪。請之也。杞叔姬卒。為杞故也。逆叔姬。為我也。

為歸汶陽之田。故諸侯貳於晉。晉人懼。會于蒲。以尋馬陵之盟。季文子謂范文子曰。德則不競。尋盟何為。范文子曰。勤以撫之。寬以待之。堅強以御之。

明神以要之。柔服而伐貳。德之次也。是行也。將始會吳。吳人不至。

二月。伯姬歸于宋。

附楚人以重賂求鄭。鄭伯會楚公子成于鄧。

辭令能品  
韓奕取蹶父嫁于

韓  
穆姜作姬之母

夏季。李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享之。賦韓奕之五章。穆姜出于房。再拜曰。大夫勤辱。不忘先君。以及嗣君。施及未亡人。先君猶有望也。敢拜大夫之重勤。

緣衣取實獲我心

又賦綠衣之卒章而入。

晉人來勝。禮也。

晉楚爭鄭十七

二國交兵使在兩師之間

語文而態婉然

其音泠泠如泉咽  
危石

嬰齊子重名側子  
反名

秋。鄭伯如晉。晉人討其貳於楚也。執諸銅鞮。樂書伐鄭。鄭人使伯蠲行成。晉人殺之。非禮也。兵交。使在其間可也。楚子重侵陳以救鄭。

附晉侯觀于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之。召而弔之。

再拜稽首。問其族。對曰。泠人也。公曰。能樂乎。對曰。先父之職官也。敢有二事。使與之琴。操南音。公曰。

君王何如。對曰。非小人之所以得知也。固問之。對曰。

其為天子也。師保奉之以朝于嬰齊。而夕于側也。



能析衆善凡讀書  
理古人事須如此  
着眼

不知其他。公語范文子。文子曰。楚囚君子也。言稱  
先職。不肯本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稱天子。抑無  
私也。名其二卿。尊君也。不肯本。仁也。不忘舊。信也。  
無私。忠也。尊君。敏也。仁以接事。信以守之。忠以成  
之。敏以行之。事雖大。必濟。君盍歸之。使合晉楚之  
成。公從之。重爲之禮。使歸求成。

冬十一月。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丘。渠丘城惡。衆  
潰。奔莒。戊申。楚入渠丘。莒人囚楚公子平。楚人曰。  
勿殺吾歸而俘。莒人殺之。楚師圍莒。莒城亦惡。庚

十二日周匝一辰  
浹甫周也  
菅堅官二音菅蒯  
茅草蕉萃陋賤之  
人

議論簡當能品

圍許示不畏晉紂  
緩遣使示不急成

申。莒潰。楚遂入鄆。莒無備故也。君子曰。恃陋而不  
備。罪之大者也。備豫不虞。善之大者也。莒恃其陋  
而不修城郭。浹辰之間。而楚克其三都。無備也。夫  
詩曰。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蕉萃。凡  
百君子。莫不代匱。言備之不可以已也。

記法

秦人白狄伐晉。諸侯貳故也。

鄭人圍許。示晉不急君也。是則公孫申謀之曰。我  
出師以圍許。爲將改立君者。而紆晉使。晉必歸君  
城中。城書時也。

春秋左傳卷十二 成公 二 晉

附十二月。楚子使公子辰如晉。報鍾儀之使。請修好結成。

十年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夏四月五

卜郊不從。乃不郊。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

衛侯曹伯伐鄭。齊人來媵。丙午晉侯獮卒。

秋七月公如晉。冬十月

大宰子商即公子辰

十年。附春。晉侯使糴莠如楚。報大宰子商之使也。

衛子叔黑背侵鄭。晉命也。

鄭公子班聞叔申之謀。三月子如立公子繻。夏四

晉楚爭鄭十八子如即班繻音須

襄廟之鐘

月。鄭人殺繻。立髡頑。子如奔許。欒武子曰。鄭人立君。我執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鄭而歸其君。以求成焉。晉侯有疾。五月。晉立大子州蒲以為君。而會諸侯伐鄭。鄭子罕賂以襄鐘。子然盟于修澤。子駟為質。辛巳。鄭伯歸。

敘事妙品

敘俗事細曲秀倩

妙甚三驗處更大

有濃色

厲是趙氏祖桑田

晉邑

緩醫名

又壞戶。公覺。召桑田巫。巫言如夢。公曰。何如。曰。不食新矣。公疾病。求醫于秦。秦伯使醫緩為之。未至。



饋麥之人以言不  
驗故為公召巫  
張腹滿脹急  
巫以明術見殺小  
臣以言夢自禍自  
企者醫乎術不可  
不慎  
冤哉痛哉申公其  
我于忠肅乎  
禽申弟也言為忠  
不得其人還管身

公夢疾為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育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為也。在育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為也。公曰良醫也。厚為之禮而歸之。六月丙午。晉侯欲麥。使甸人獻麥。饋人為之。召桑田巫。示而殺之。將食。張如廁。陷而卒。小臣有晨夢負公以登天。及日中。負晉侯出諸廁。遂以為殉。

如晉親弔以茂未  
反未知貳楚虛實  
故留公

秋。公如晉。晉人止公。使送葬。於是糴莩未反。冬。葬晉景公。公送葬。諸侯莫在。魯人辱之。故不書。諱之也。

春秋左傳卷之十二 終

春秋左傳卷之十三

春秋左傳卷之十三

明吳戴文光罔得標釋

張我城德仲參定

成公二

十有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 晉侯使郤犇

來聘己丑及郤犇盟 夏季孫行父如晉

叔孫僑如如齊 冬十月

十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晉人以公為貳於楚

故止公公請受盟而後使歸郤犇來聘且涖盟聲

伯之母不聘穆姜曰吾不以妾為姒生聲伯而出

犇犇同抽僑二音

敘事妙品  
瑣事記得詳雅簡  
僑

聲伯母叔肝妻也  
不聘謂無姒穆姜



宣公夫人也宣公叔肸同母昆弟禮昆弟之妻相謂為姒外弟外妹俱管于奚生婦人即外妹不與讎恐致死亡之禍

誓不復歸施

惠王襄王之族

之嫁於齊管于奚生二子而寡以歸聲伯聲伯以其外弟為大夫而嫁其外妹於施孝叔卻孿來聘求婦於聲伯聲伯奪施氏婦以與之婦人曰鳥獸猶不失儷子將若何曰吾不能死亡婦人遂行生二子於卻氏卻氏亡晉人歸之施氏施氏逆諸河沈其二子婦人怒曰已不能庇其仇儷而亡之又不能字人之孤而殺之將何以終遂誓施氏夏季文子如晉報聘且涖盟也

附 周公楚惡惠襄之偏也且與伯與爭政不勝怒

而出及陽樊王使劉子復之盟于鄆而入三日復出奔晉

秋宣伯聘于齊以修前好

附 晉卻至與周爭鄆田王命劉康公單襄公訟諸

晉卻至曰温吾故也故不敢失劉子單子曰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蘇忿生以温為司寇與檀伯達封于河蘇氏即狄又不能於狄而奔衛襄王勞文公而賜之温狐氏陽氏先處之而後及子若治其故則王官之邑也子安得之晉侯使卻至勿敢爭

宣伯即喬如

辭今妙品鄆音侯温別邑

撫封撫有封地食邑于温以為司寇

冠河河內也

狐蘇陽處父先食温

附 宋華元善於令尹子重。又善於樂武子。聞楚人既許晉糴棧成。而使歸復命矣。冬。華元如楚。遂如晉。合晉楚之成。

附 秦晉為成。將會于令狐。晉侯先至焉。秦伯不肯涉河。次于王城。使史顆盟晉侯于河東。晉卻欒盟秦伯于河西。范文子曰。是盟也。何益。齊盟所以質信。會所信之始也。始之不從。其何質乎。秦伯歸而背晉成。

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晉。夏公會晉侯衛侯。

于瑣澤。秋。晉人敗狄于交剛。冬十月。

十二年春。王使以周公之難來告。書曰。周公出奔晉。凡自周無出。周公自出故也。

宋華元克合晉楚之成。夏五月。晉士燮會楚公子。

罷許偃。癸亥。盟于宋西門之外。曰。凡晉楚無相加。

我好。惡同之。同恤菑危。備救凶患。若有害楚。則晉。

伐之。在晉。楚亦如之。交贄往來。道路無壅。謀其不。

協。而討不庭。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

胙國。鄭伯如晉聽成。會于瑣澤。成故也。

天子無外奔不言出。辭令能品淨而勁。誓體也。



狄人間宋之盟以侵晉而不設備。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金奏擊鐘而奏樂

附晉卻至如楚聘。且涖盟。楚子享之。子反相為地。室而縣焉。卻至將登金奏。作于下。驚而走出。子反曰。日云莫矣。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賓曰。君不忘先君之好。施及下臣。既之以大禮。重之以備樂。如天之福。兩君相見。何以代此。下臣不敢。子反曰。如天之福。兩君相見。無亦唯是一矢以相加遺焉。用樂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賓曰。若讓之以一矢。禍之

讓加也

間青開

享有體薦設几不倚爵盈不飲者乾不食所以訓共儉。宴則折俎相與共食。以國無事故朝治其事而不夕見。

好財曰貪。盡利曰冒。爭尺丈之地以相攻伐。冒亡北反。倍尋曰常。

大者。其何福之為。世之治也。諸侯間於天子之事。則相朝也。於是乎有享宴之禮。享以訓共儉。宴以示慈惠。共儉以行禮。而慈惠以布政。政以禮成。民是以息。百官承事。朝而不夕。此公侯之所以扞城其民也。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及其亂也。諸侯貪冒。侵欲不息。爭尋常以盡其民。略其武夫。以為已腹心。股肱。爪牙。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腹心。天下有道。則公侯能為民干城。而制其腹心。亂則反之。今吾子之言。亂之道也。不可以為法。然吾子



為國慶張本

議論具品  
將事致命也

主也。至敢不從。遂入卒事。歸以語范文子。文子曰：無禮必食言。吾死無日矣。夫冬楚子罷如晉聘，且泣盟。十二月，晉侯及楚公子罷盟于赤棘。

十有三年春，晉侯使卻錡來乞師。三月，公如

京師。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

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曹伯、盧卒于

師。秋七月，公至自伐秦。冬，葬曹宣公。

十三年春，晉侯使卻錡來乞師。將事不敬。孟獻子曰：郤氏其亡乎。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也。郤子無

錡嗣克故曰嗣卿

欲王賜已王不過禮以行人而孟獻為介輔相威儀又重賄之可謂知人

宜社之肉以屬飾其所盛之器故名宜出兵之祭

養威儀以致福

基。且先君之嗣卿也。受命以求師，將社稷是衛，而情棄君命也。不亡何為。

三月，公如京師。宣伯欲賜，請先使。王以行人之禮禮焉。孟獻子從。王以為介，而重賄之。公及諸侯朝

王，遂從。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成子受脤于社。不敬。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

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

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敬在養神，篤



辭令神品 呂相  
魏錡子 逮自也

穆公夫人慶公之  
女故曰昏姻

僖十年秦納晉惠  
公十五年秦獲晉

惠公

集安定也成大勳

于晉

于晉  
行日跋

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膳。戎有受服。  
神之。大節也。今成子情。棄其命矣。其不反乎。夏四  
月。戊午。晉侯使呂相絕秦曰。昔逮我獻公及穆公。  
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昏姻。天禍晉  
國。文公如齊。惠公如秦。無祿。獻公即世。穆公不忘  
舊德。俾我惠公用能奉祀于晉。又不能成大勳。而  
為韓之師。亦悔于厥心。用集我文公。是穆之成也。  
文公躬擐甲胄。跋履山川。踰越險阻。征東之諸侯。  
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諸秦。則亦既報舊德矣。鄭人

燭之武事在僖三  
十年

西指秦

寡弱也迭侵也

滑國都于費晉兄

弟國

數語一步深一步

敬師在僖二十三

年 即楚謀秦使

闞克歸楚求成

文元年楚結成王

六年穆襄皆卒秦

康晉靈立

怒君之疆場。我文公帥諸侯及秦圍鄭。秦大夫不  
詢于我寡君。擅及鄭盟。諸侯疾之。將致命于秦。文  
公恐懼。綏靜諸侯。秦師克還無害。則是我有大造  
于西也。無祿。文公即世。穆為不弔。蔑死我君。寡我  
襄公。迭我殺地。奸絕我好。伐我保城。殄滅我費滑。  
散離我兄弟。撓亂我同盟。傾覆我國家。我襄公未  
忘君之舊勳。而懼社稷之隕。是以有殺之師。猶願  
赦罪于穆公。穆公弗聽。而即楚謀我。天誘其衷。成  
王隕命。穆公是以不克逞志于我。穆襄即世。康靈

成公



康公晉之甥

盜賊謂納公子雍  
令狐戰在文七年

凍音速

河曲戰在文十二年  
東道晉自謂

君指秦桓公

不加惠于晉而舉  
盟

虔劉皆殺也

延長也

即位。康公我之自出。又欲闕翦我公室。傾覆我社稷。帥我蝥賊。以來蕩搖我邊疆。我是有令狐之役。康猶不悛。入我河曲。伐我涑川。俘我王官。翦我羈馬。我是以有河曲之戰。東道之不通。則是康公絕我好也。及君之嗣也。我君景公引領西望。曰庶撫我乎。君亦不惠稱盟。利吾有狄難。入我河縣。焚我箕郛。芟夷我農功。虔劉我邊陲。我是以有輔氏之聚。君亦悔禍之延。而欲徼福于先君。獻穆使伯車來命。我景公曰。吾與女同好。棄惡復修舊德。以追

必有

本言寡人兩言寡

君誤

令狐會在成十一年

文公昏于狄

口應心憎

秦三公穆康共楚  
三王成穆莊余雖  
二句秦使命也不  
殺楚共王自稱宣  
告也

念前勳。言誓未就。景公即世。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會。君又不祥。背棄盟誓。白狄及君同州。君之仇讐。而我之昏姻也。君來賜命。曰吾與女伐狄。寡人不敢顧昏姻。畏君之威。而受命于吏。君有二心於狄。曰晉將伐女。狄應且憎。是用告我。楚人惡君之二三其德也。亦來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來求盟于我。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公。楚三王。曰余雖與晉出入。余唯利是視。不穀惡其無成德。是用宣之以懲不壹。諸侯備聞此言。斯是用痛心疾首。暱就

春秋左傳

卷之三十三 成公

七

必不



承寧承秦意以寧  
輯諸侯

利對害說圖度所  
利而行之  
晉辭多誣傳據三  
事以正秦罪  
通篇俱飾辭駕罪  
而語最工鍊氣最  
道上格最整密字  
最細雅愈讀愈妙  
千古如新於鄭子  
家可稱雙壁然彼  
道秀而此濶大似  
尤過之  
帥軍帥乘車士

寡人寡人帥以聽命唯好是求君若惠顧諸侯矜  
哀寡人而賜之盟則寡人之願也其承寧諸侯以  
退豈敢微亂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其不能以  
諸侯退矣敢盡布之執事俾執事實圖利之秦桓  
公既與晉厲公為令狐之盟而又召狄與楚欲道  
以伐晉諸侯是以睦於晉晉欒書將中軍荀庚佐  
之士燮將上軍卻錡佐之韓厥將下軍荀營佐之  
趙旃將新軍卻至佐之卻毅御戎欒鍼為右孟獻  
子曰晉帥乘和師必有大功五月丁亥晉師以諸

不更官名

于新楚言深入也

十年班奔許今還  
為亂

盡焚其軍于市者  
駝班弟孫叔班子  
孫知駝子

子臧即欣時

侯之師及秦師戰于麻隧秦師敗績獲秦成差及  
不更女父曹宣公卒于師師遂濟涇及侯麗而還  
近晉侯于新楚成肅公卒于瑕

附 六月丁卯夜鄭公子班自訾求入于大宮不能

殺子印子羽反軍于市巳巳子駟帥國人盟于大  
宮遂從而盡焚之殺子如子駝孫叔孫知

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秋  
負芻殺其太子而自立也諸侯乃請討之晉人以  
其役之勞請侯他年冬葬曹宣公既葬子臧將亡

春秋左傳卷十三 成公 必存



國人不義負芻故  
從子臧成公即負芻  
且請請留子臧  
不使亡也子臧  
還而致邑不食其  
祿

國人皆將從之。成公乃懼。告罪。且請焉。乃反而致其邑。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莒子朱卒 夏衛孫林父

自晉歸于衛 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 鄭公

子喜帥師伐許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

自齊 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 秦伯卒

七年林父奔晉強  
見欲歸之

林父良父子同姓  
卿之嗣

十四年春衛侯如晉晉侯強見孫林父焉定公不可夏衛侯既歸晉侯使卻孺送孫林父而見之衛侯欲辭定姜曰不可是先君宗卿之嗣也大國又

卻孺食邑于苦謚  
曰成甯殖謚惠

兕角為觶以罰不  
敬觶音求陳設之  
貌飲旨酒則思柔  
順之德彼交而不  
傲乃萬福之所求

四年鄭叔申疆許  
田許敗之今許以  
所封田求和于鄭

以為請不許將亡雖惡之不猶愈於亡乎君其恐之安民而宥宗卿不亦可乎衛侯見而復之衛侯饗苦成叔甯惠子相苦成叔傲甯子曰苦成家其亡乎古之為享食也以觀威儀省禍福也故詩曰兕觥其觶旨酒思柔彼交匪傲萬福來求今夫子傲取禍之道也

秋宣伯如齊逆女稱族尊君命也

八月鄭子罕伐許敗焉戊戌鄭伯復伐許庚子入其郛許人平以叔申之封



舍族不稱叔孫

盡謂直言其事不汗不阿私徇情

成子孔達孫敬妣定公妾衍獻公名

言必加無禮于已

鮪音專衍母弟林父謚文

舍止也重器寶器善晉以為援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舍族尊夫人也。故君子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懲惡而勸善。非聖人誰能修之。衛侯有疾。使孔成子甯惠子立敬妣之子衎。以為太子。冬十月。衛定公卒。夫人姜氏既哭而息。見犬子之不哀也。不內酌。飲歎曰。是夫也將不唯衛國之敗。其必始於未亡人。嗚呼。天禍衛國也。夫吾不獲鮪也。使主社稷。大夫聞之。無不聳懼。孫文子自是不敢舍其重器於衛。盡寘諸戚而甚善晉大夫。

十有五年春王二月葬衛定公 三月乙巳仲

嬰齊卒 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

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晉侯執曹伯歸于

京師 公至自會 夏六月宋公固卒 楚子

伐鄭 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 宋華元出奔

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宋殺其大夫山宋魚石

出奔楚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

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鮪邾人會吳

于鍾離 許遷于葉

春秋左傳卷之三十三 成公

十五年春會于戚。討曹成公也。執而歸諸京師。書曰：晉侯執曹伯，不及其民也。凡君不道於其民，諸侯討而執之，則曰某人執某侯，不然則否。諸侯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子臧辭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為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逃奔宋。

夏六月，宋共公卒。

楚將北師。子囊曰：新與晉盟而背之，無乃不可乎？子反曰：敵利則進，何盟之有？申叔時老矣，在申聞

敘事議論具品  
晉楚爭鄭十九  
老歸本邑

之。曰：子反必不免。信以守禮，禮以庇身。信禮之亡，欲免得乎？楚子侵鄭及棊隧，遂侵衛及首止。鄭子罕侵楚，取新石。欒武子欲報楚，韓獻子曰：無庸，使重其罪，民將叛之，無民孰戰。

秋八月，葬宋共公。於是華元為右師，魚石為左師，蕩澤為司馬，華喜為司徒，公孫師為司城，向為人為大司寇，鱗朱為少司寇，向帶為大宰，魚府為少宰。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華元曰：我為右師，君臣之訓，師所司也。今公室卑而不能正，吾罪大矣。不

敘事妙品  
凡記宋事必徧述  
六卿名他國則否  
想出宋史舊文  
帶本作帶誤作帶

肥文公子



倚賴君寵將不思去

畏桓族強故不敢大功如劫子反晉楚不反國將討桓氏故無祀向戊賢元必不討偏不盡也

請討討蕩澤子山蕩澤字書字不書姓名以背族故唯音雖長同族罪及

魚府之言驗然不如魚石之猶驗也早知華元之欲去魚氏向氏矣其止華元也忠而智其不可自止也智而决 澁水邊土壅水者决水以絕其歸

議論能品樂弗忌晉賢大夫州犁伯宗子

上謂賢德識見出人上者

能治官敢賴寵乎乃出奔晉。二華戴族也。司城莊族也。六官者皆桓族也。魚石將止華元。魚府曰：右師反必討，是無桓氏也。魚石曰：右師苟獲反，雖許之討，必不敢，且多大功。國人與之，不反。懼桓氏之無祀於宋也。右師討，猶有戍在。桓氏雖亡，必偏。魚石自止華元于河上，請討許之，乃反。使華喜、公孫師帥國人攻蕩氏，殺子山。書曰：宋殺其大夫山，言背其族也。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出舍於唯。上華元使止之，不可。冬十月，華元自止之，不可。乃

反。魚府曰：今不從，不得入矣。右師視速而言疾，有異志焉。若不我納，今將馳矣。登丘而望之，則馳。騁而從之，則决。睢澁閉門登陴矣。左師二司寇二宰遂出奔楚。華元使向戍為左師，老佐為司馬，樂裔為司寇，以靖國人。

附 晉三郤害伯宗，譖而殺之。及樂弗忌、伯州犁奔

楚。韓獻子曰：郤氏其不免乎？善人，天地之紀也。而驟絕之，不亡何待？初，伯宗每朝，其妻必戒之曰：盜憎主人，民惡其上。子好直言，必及於難。

春秋左傳卷之三十一 成公

十一月會吳于鍾離。始通吳也。

許靈公畏偪于鄭。請遷于楚。辛丑。楚公子申遷許于葉。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木冰。夏四月。辛未。滕

子卒。鄭公子喜帥師侵宋。六月丙寅朔。日

有食之。晉侯使欒黶來乞師。甲午晦。晉侯

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楚殺

其大夫公子側。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

元邾人于沙隨。不見公。公至自會。公會尹

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曹伯歸自京師。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茗丘。冬十月

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十有二月乙丑。季孫

行父及晉郤欒盟于扈。公至自會。乙酉。刺公

子偃。

十六年。附春。楚子自武城。使公子成以汝陰之田

求成于鄭。鄭叛晉。子駟從楚子盟于武城。

夏四月。滕文公卒。

鄭子罕伐宋。宋將鉏樂懼敗諸洧陂。退舍於夫渠。

晉楚爭鄭二十



叙事詳令議諸神

出師二論

突然出論若類例

是非其鋒甚峭而

不言其故意以厲

公無道三卻驕欲

使諸侯皆叛其

懼而思德此實整

而暇之根

勝敗三論

壓音奄卑讓有禮

故知將勝

魯決晉勝

與性隨使而性

司馬子反令尹子

重子幸公子壬夫

叔時告老在申

申決楚敗

器猶用也六器六

間相應

丞衆也極中也詩  
言先王立其衆民  
莫不得中正

闕謂軍國之事有  
闕之者

此實輕寇之根  
齊盟宋西門之盟

不做鄭人覆之。敗諸洧陵。獲將鉏樂懼。宋恃勝也。  
附衛侯伐鄭。至于鳴鴈。爲晉故也。

晉侯將伐鄭。范文子曰。若逞吾願。諸侯皆叛。晉可

以逞。若唯鄭叛。晉國之憂。可立俟也。欒武子曰。不

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必伐鄭。乃與師。欒書將中

軍。士燮佐之。卻錡將上軍。荀偃佐之。韓厥將下軍。

卻至佐新軍。荀罃居守。卻犨如衛。遂如齊。皆乞師

焉。欒黶來乞師。孟獻子曰。有勝矣。戊寅。晉師起。鄭

人聞有晉師。使告于楚。姚句耳與往。楚子救鄭。司

馬將中軍。令尹將左。右尹子辛將右。過申。子反入

見申。叔時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義禮信。戰之

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神。義以建利。禮

以順時。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節。時

順而物成。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求無不具。各知其

極。故詩曰。立我丞民。莫匪爾極。是以神降之福。時

無災害。民生敦厯。和同以聽。莫不盡力以從。上命

致死以補其闕。此戰之所由克也。今楚內棄其民

而外絕其好。瀆齊盟而食話言。奸時以動。而疲民



好時以晉國無累而楚自起兵端不能順時息民進退皆陷罪戾恤所底各憂所至之地鄭次楚敗

濟河二論

略露本意

師遇二論

戰韓僖十五年箕役僖三十年邲師宣二十年不振旅衆散亂也不反命

以逞民不知信進退罪也人恤所底其誰致死子其勉之吾不復見子矣姚句耳先歸子駟問焉對曰其行速過險而不整速則失志不整喪列志失列喪將何以戰楚懼不可用也五月晉師濟河聞楚師將至范文子欲反曰我偽逃楚可以紓憂夫合諸侯非吾所能也以遺能者我若羣臣輯睦以事君多矣武子曰不可六月晉楚遇於鄢陵范文子不欲戰郤至曰韓之戰惠公不振旅箕之役先軫不反命邲之師荀伯不復從皆晉之恥也子亦

死于敵也不復從不從故道而奔也

先君指文公

正解本意

壓陣四論

晉尚未陳楚陳道之晉不得出故范宣子欲陳于軍中欒伯欲固壘而待疏行首當陣前決開管壘為戰道

輕窵二字楚師之

綱 閒隙也二卿子重子反舊罷老不代

見先君之事矣今我辟楚又益恥也文子曰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秦狄齊楚皆彊不盡力子孫將弱今三彊服矣敵楚而已唯聖人能內外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盍釋楚以為外懼乎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軍吏患之范句趨進曰塞井夷窵陳於軍中而疏行首晉楚唯天所授何患焉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欒書曰楚師輕窵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郤至曰楚有六間不可失也其二卿相



變成軍矣而不結陣晦日月終陰盡兵家所忌陳合宜靜而反置則顧後而無鬪志矣巢作輜高以望敵偵敵二記

州犁悉晉陳

叙法奇宕真千古之絕調 前後七層形容其整而暇中間戰末可知益見其慎密如神不可測矣

州犁前年奔楚賁皇宣四年奔晉

國士指犁厚言兵多賁皇策楚敗此陳法與鄭子元異用之者少

感音促

淖泥也遠避也步毅即卻毅記陷淖却記楚鄭肅主相夾行文甚變

陷淖一論

鐵鑿書子君前臣

名故稱書大任謂元帥去將而御一侵官一失官矣遠其部曲離局矣此

春秋左傳

卷十三

五

少不

惡王卒以舊鄭陳而不整蠻軍而不陳陳不違晦在陳而囂合而加囂各顧其後莫有鬪心舊不必

又合說五句

良以犯天忌我必克之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子

細陳整暇

重使大宰伯州犁侍于王後王曰騁而左右何也

曰召軍吏也皆聚於中軍矣曰合謀也張幕矣曰

度卜於先君也徹幕矣曰將發命也甚囂且塵上

應范句

矣曰將塞井夷竈而為行也皆乘矣左右執兵而

下矣曰聽誓也戰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

矣曰戰禱也伯州犁以公卒告王苗賁皇在晉侯

總一可下以亦字接聯絡

之側亦以王卒告皆曰國士在且厚不可當也苗

陳法

賁皇言於晉侯曰楚之良在其中軍主族而已請

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於王卒必大敗之公

伏呂錡

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復曰南國感射其元王中厥

記詳字簡妙

目國感王傷不敗何待公從之有淖於前乃皆左

右相違於淖步毅御晉厲公欒鍼為右彭名御楚

伏射札

伏內旌請止

接相違句

共王潘黨為右石首御鄭成公唐苟為右欒范以

整暇

其族夾公行陷於淖欒書將載晉侯鍼曰書退國

有大任焉得專之且侵官冒也失官慢也離局姦

春秋左傳

卷十三

五

少不



論深得社稷為重之意

善射二占

追叙前一日事仍用干支亦僅見此

呂錡即魏錡躡音

存聚也甲一葉為

一札穿七札言能

陷堅

發音切弓衣伏發

而死

郤至軍禮三其一

在不傷鄭君

免胄而趨其疾如

風皆致敬也工尹

官各各襄問遺也

也。有三罪焉。不可犯也。乃掀公以出於淖。癸巳。潘

韓宛

庭之黨與養由基躡甲而射之。徹七札焉。以示王

伏射錡躡音

曰。君有二臣如此。何憂於戰。王怒曰。大辱國。詰朝

爾射死。藝。呂錡夢射月中之。退入於泥。占之曰。姬

姓。日也。異姓月也。必楚王也。射而中之。退入於泥。

亦必死矣。及戰。射共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兩

接前

矢。使射呂錡。中項。伏發。以一矢復命。郤至三遇楚

狀善射

子之卒。見楚子。必下免胄而趨風。楚子使工尹襄

整暇

問之以弓。曰。方事之殷也。有韎韋之跗注。君子也。

識見不穀而趨。無乃傷乎。郤至見客。免胄承命曰。

君之外臣至。從寡君之戎事。以君之靈。問蒙甲胄。不敢拜命。敢告不寧。君命之辱。為事之故。敢肅使

者。三肅使者而退。晉韓厥從鄭伯。其御杜溷羅曰。

整暇

速從之。其御屢顧不在馬。可及也。韓厥曰。不可以

再辱國君。乃止。郤至從鄭伯。其右弗翰胡曰。謀輅

之。余從之。乘而俘以下。郤至曰。傷國君有刑。亦止。

石首曰。衛懿公唯不去其旗。是以敗於熒。乃內旌

於發中。唐苟謂石首曰。子在君側。敗者壹大。我不

壹大猶云越甚非

鄭將死敵一

鄭御出君一

其後而執之

為疑兵于前乃從

二年鞍戰曾辱齊

侯。謀規候者使

心戰不在御也

韓厥軍禮一

心戰不在御也

二年鞍戰曾辱齊

侯。謀規候者使

為疑兵于前乃從

其後而執之

鄭御出君一

鄭將死敵一

壹大猶云越甚非

春秋左傳卷十三成公



罪首欲首審勢而退也不如子右之職在死戰不若御以免君為急薄險一論有命謂死執之言盡殫有射必死晉畏二子之勇故止伐音廢攝飲一論貫通篇大主

食言食整暇之言攝遣人代往

如子子以君免我請止乃死楚師薄於險叔山冉謂養由基曰雖君有命為國故子必射語○周○而○激○乃射再發盡殫叔山冉搏人以投中車折軾晉師乃止囚楚公子莜欒鍼見子重之旌請曰楚人謂夫旌子重之麾也彼其子重也日臣之使於楚也子重問晉國之勇臣對曰好以眾整日又何如臣對曰好以暇今兩國治戎行人不使不可謂整臨事而食言不可謂暇請攝飲焉公許之使行人執榼承飲造于子重日寡君乏使使鍼御持矛是以不得犒從龍至

免辭也

金創為夷

許味子反之命責皇之狗皆詐也觀逸楚囚與醉不能見可知只見星未已則真也而終是輕寐穀陽子反內豎

先結晉首尾相應如常山率然佞才也

者使其攝飲子重日夫子嘗與吾言於楚必是故也不亦識乎受而飲之免使者而復鼓旦而戰見星未已子反命軍吏察夷傷補卒乘繕甲兵展車馬雞鳴而食唯命是聽晉人患之苗賁皇狗日蒐二○字○法○變○乘補卒秣馬利兵修陳固列蓐食申禱明日復戰○法○變○乃逸楚囚王聞之召子反謀穀陽豎獻飲於子反子反醉而不能見王日天敗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晉人楚軍三日穀范文子立於戎馬之前日君幼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周書日惟

春秋左傳 卷十三 成公 必不齊



次結楚先大夫指子玉覆師謂城濮之戰

輕詭整暇正足對而錯綜出之或以議論或以辭令或以叙事兩兩相形重重變化堪與城濮之戰神巧悉敵自此而後晉楚之戰各不競矣側敢不義言側敢不引義自裁

叙事妙品齊衛皆後非獨魯何以獨不見公明儵如間之也

命不于常有德之謂楚師還及瑕王使謂子反曰先大夫之覆師徒者君不在子無以為過不穀之罪也子反再拜稽首曰君賜臣死死且不朽臣之卒實奔臣之罪也子重使謂子反曰初隕師徒者而亦聞之矣盍圖之對曰雖微先大夫有之大夫命側側敢不義側亡君師敢忘其死王使止之弗及而卒

○落○落○三語立○案○屹○然

穆姜成公母淫丁僑如欲取二家以益之偃組成公二庶弟穆姜意欲廢立

是以後于戰期

待勝言觀變于晉楚

驕傲而且貪何以又乎訴藩也

辭令妙品

君卒而太子又見殺故曰憂未殫前

穆姜送公而使逐二子公以晉難告曰請反而聽命姜怒公子偃公子鉏趨過指之曰女不可是皆君也公待於壞隕申宮傲備設守而後行是以後使孟獻子守于公宮秋會于沙隨謀伐鄭也宣伯使告卻擘曰魯侯待于壞隕以待勝者卻擘將新軍且為公族大夫以主東諸侯取貨于宣伯而訴公于晉侯晉侯不見公

附曹人請于晉曰自我先君宣公即世國人曰若之何憂猶未殫而又討我寡君以亡曹國社稷之



年執曹伯討寡君也子臧奔宋七鎮公子也有罪句是辭令設言法

晉楚爭鄭二十一

不敢過鄭一畏鄭

強二畏家難

豹倫如弟

逆以至聲伯戒豹

必逆晉師至方食

制鄭地知營謚武

頰上宋地夫軍將士與軍相失

反子臧曹之福也

晉之德也子臧則

猶龍乎

聲伯即嬰齊若丘晉地

鎮公子是大泯曹也先君無乃有罪乎若有罪則君列諸會矣君唯不遺德刑以伯諸侯豈獨遺諸敝邑敢私布之

七月公會尹武公及諸侯伐鄭將行姜又命公如初公又申守而行諸侯之師次于鄭西我師次于督揚不敢過鄭子叔聲伯使叔孫豹請逆于晉師為食於鄭郊師逆以至聲伯四日不食以待之食使者而後食諸侯遷于制田知武子佐下軍以諸侯之師侵陳至于鳴鹿遂侵蔡未反諸侯遷于頰

上戊午鄭子罕宵軍之宋齊衛皆失軍

曹人復請于晉晉侯謂子臧反吾歸而君子臧反曹伯歸子臧盡致其邑與卿而不出

便、激、動、雙、

宣伯使告卻擘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

政令於是乎成今其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也寧

事齊楚有亡而已蔑從晉矣若欲得志于魯請止

行艾而殺之我斃蔑也而事晉蔑有貳矣魯不貳

小國必睦不然歸必叛矣九月晉人執季文子于

若丘公還待于鄆使子叔聲伯請季孫于晉卻擘

宋水正傳 卷十三 成公 年 必存齊



辭令能品  
情請淫惡之狀

譬謂齊楚

常隸謂賤官

曰。苟去仲孫蔑而止季孫行父。吾與子國親於公室。對曰。僑如之情。子必聞之矣。若去蔑與行父。是大棄魯國。而罪寡君也。若猶不棄。而惠徼周公之福。使寡君得事晉君。則夫二人者。魯國社稷之臣也。若朝亡之。魯必夕亡。以魯之密邇仇讐。亡而為讐。治之何及。郤犇曰。吾為子請邑。對曰。嬰齊魯之常隸也。敢介大國以求厚焉。承寡君之命以請。若得所請。吾子之賜多矣。又何求。范文子謂欒武子曰。季孫於魯。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

諸大夫出僑如之名而共盟以僑如為戒。鉏偃俱為妾。指獨殺偃者。偃與謀也。豹奔齊。召在襄二年。聲孟靈公母宋女

議論能品

溫季即郤至

謂忠乎。信讒慝而棄忠良。若諸侯何。子叔聚齊奉君命無私。謀國家不貳。圖其身。不忘其君。若虛其請。是棄善人也。子其圖之。乃許魯平。赦季孫。冬十月。出叔孫僑如而盟之。僑如奔齊。十二月。季孫及郤犇盟于扈。歸。刺公子偃。召叔孫豹于齊而立之。附齊聲孟子通僑如。使立於高國之間。僑如曰。不可以再罪。奔衛。亦間於卿。

其侯至此

附晉侯使郤至獻楚捷于周。與單襄公語。驟稱其伐。單子語諸大夫曰。溫季其亡乎。位於七人之下。



為殺三郤傳

而○求○掩○其○上○。怨○之○所○聚○。亂○之○本○也○。多○怨○而○階○亂○。何○以○在○位○。夏○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將○慎○其○細○也○。今○而○明○之○。其○可○乎○。

十有七年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 夏公會尹

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

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 秋公至自會 齊高

無咎出奔莒 九月辛丑用郊 晉侯使荀瑩

來乞師 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

人邾人伐鄭 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 壬申

公孫嬰齊卒于狸脈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

食之 邾子貜且卒 晉殺其大夫郤錡郤欒

郤至 楚人滅舒庸

侯孺鄭大夫

晉楚爭鄭二十二

事奇語奇千秋仰止

十七年春王正月鄭子駟侵晉虛滑衛北宮括救  
晉侵鄭至于高氏夏五月鄭大子髡頑侯孺為質  
於楚楚公子成公子寅戌鄭公會尹武公單襄公  
及諸侯伐鄭自戲童至于曲洧

附 晉范文子反自鄢陵使其祝宗祈死曰君驕侈  
而克敵是天益其疾也難將作矣愛我者唯祝我

因禱自戩

使我速死。無及於難。范氏之福也。六月。戊辰。士燮卒。

乙酉。同盟于柯陵。尋戚之盟也。

楚子重救鄭。師于首止。諸侯還。

敘事妙品  
克慶封父聲孟即  
通僑如者闕官巷

齊慶克通于聲孟子。與婦人蒙衣乘輦而入于闕。

門 國佐謚武  
謂之訓之也

鮑牽見之。以告國武子。武子召慶克而謂之。慶克

索客為克故  
不知所以只見其  
顯此是筆妙然其  
要亦只在鍊淨

久不出。而告夫人曰。國子謫我。夫人怒。國子相靈

公以會。高鮑處守。及還。將至。閉門而索客。孟子訴

之曰。高鮑將不納君而立公子角。國子知之。秋七

高弱無谷子鮑國  
牽弟

月。壬寅。別鮑牽而逐高無咎。無咎奔莒。高弱以盧

叛。齊人來召鮑國而立之。初。鮑國去鮑氏而來。為

施孝叔臣。施氏卜宰。匡句須吉。施氏之宰。有百室

之邑。與匡句須邑。使為宰。以讓鮑國。而致邑焉。施

孝叔曰。子實吉。對曰。能與忠良吉。孰大焉。鮑國相

施氏忠。故齊人取以為鮑氏後。仲尼曰。鮑莊子之

知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

冬。諸侯伐鄭。十月。庚午。圍鄭。楚公子申救鄭。師于

汝上。十一月。諸侯還。

簡而多轉淨愈覺  
濃

鮑牽謚莊葵。頌葉  
向曰。以蔽其根牽  
居亂世不能危行  
言孫

晉楚爭鄭二十三

春秋左傳卷十三 成公 必存



叙語的甚妙品  
聲伯忠而靖宜其  
泣為瓊瑰

占言其夢也

從之者多去夢之  
期已三年

圍盧討高弱也

歸先歸也疾克淫  
亂故殺之

勝估之子亦欲討  
左故留勝於清

叙事議論妙品

童克之子宣八年  
卻缺廢胥克

分列三嬖語有勢  
卻至貪傲不祿宜  
矣樂書行潛可怪  
之甚不殺其子不  
庇其孫亦宜爾也

鄢陵之戰書欲固  
壘卻欲戰而勝公  
子夜鄢陵戰所囚

者至嘗使楚故以  
譖之東師謂齊魯  
衛不具謂苟善佐

下軍居守卻缺將  
新軍乞師周悼公

名君謂楚王  
受敵使稽問之以

初聲伯夢涉洹或與已瓊瑰食之泣而為瓊瑰盈其懷從而歌之曰濟洹之水贈我以瓊瑰歸乎歸乎瓊瑰盈吾懷乎懼不敢占也還自鄭壬申至于狸脈而占之曰余恐死故不敢占也今眾繁而從余三年矣無傷也言之之莫而卒

附齊侯使崔杼為大夫使慶克佐之帥師圍盧國佐從諸侯圍鄭以難請而歸遂如盧師殺慶克以穀叛齊侯與之盟于徐關而復之十二月盧降使國勝告難于晉待命于清

晉厲公侈多外嬖反自鄢陵欲盡去羣大夫而立其左右胥童以胥克之廢也怨卻氏而嬖於厲公卻錡奪夷陽五田五亦嬖於厲公卻犖與長魚矯爭田執而梏之與其父母妻子同一轅既矯亦嬖於厲公樂書怨卻至以其不從已而敗楚師也欲廢之使楚公子筏告公曰此戰也卻至實召寡君以東師之未至也與軍帥之不具也曰此必敗吾因奉孫周以事君公告樂書書曰其有焉不然豈其死之不恤而受敵使乎君盍嘗使諸周而察之



弓孫周時在周

田獵之禮尊者先殺先婦人後卿佐無禮甚矣

敵討也討怨而有功

數轉理勢俱盡勿以驕驕廢其言

讀之使為惡者意

郤至聘于周。樂書使孫周見之。公使覘之。信。遂怨

郤至。厲公田。與婦人先殺而飲酒。後使大夫殺郤

至。奉豕。寺人孟張奪之。郤至射而殺之。公曰。季子

欺余。厲公將作難。胥童曰。必先三郤。族大多怨。去

大族不偏。敵多怨有庸。公曰。然。郤氏聞之。郤錡欲

攻公。曰。雖死。君必危。郤至曰。人所以立信。知勇也。

信不叛君。知不害民。勇不作亂。失茲三者。其誰與

我。死而多怨。將安用之。君實有臣而殺之。其謂君

何。我之有罪。吾死後矣。若殺不辜。將失其民。欲安

爭命不受君命與之爭也

意同晉文逃蒲語亦變化

雁亦雙入抽戈去幹存刃結社藏刃

不露矯與魁偽若訟曲直于郤氏者

駒伯郤錡字苦成叔郤筆字位其所

坐處温季即郤至逃威避其猛

厲公無道猶有人心

德綏遠故以御姦刑治近故以御軌

得乎。待命而已。受君之祿。是以聚黨。有黨而爭命。

罪孰大焉。壬午。胥童夷羊五帥甲八百。將攻郤氏。

長魚矯請無用衆。公使清沸黽助之。抽戈結社而

偽訟者。三郤將謀於榭。矯以戈殺駒伯。苦成叔。於

其位。温季曰。逃威也。遂趨矯及諸其車。以戈殺之。

皆尸。諸朝。胥童以甲劫樂書。中行偃於朝。矯曰。不

殺二子。憂必及君。公曰。一朝而尸三卿。余不忍。益

也。對曰。人將忍君。臣聞亂在外為姦。在內為軌。御

姦以德。御軌以刑。不施而殺。不可謂德。臣偃而不

姦。以德御軌。以刑不施而殺。不可謂德。臣偃而不



辭謝慰也

匠麗氏嬖大夫家

韋昭注違兵者能  
違其兵難卒存趙  
氏今未可脅以弑  
君

討不可謂刑。德刑不立，姦軌並至。臣請行。遂出奔狄。公使辭於二子曰：寡人有討於郤氏，郤氏既伏其辜矣。大夫無辱，其復職位。皆再拜稽首曰：君討有罪而免臣於死，君之惠也。二臣雖死，敢忘君德。乃皆歸。公使胥童為卿。公遊于匠麗氏，樂書中行偃遂執公焉。召士匄，士匄辭。召韓厥，韓厥辭曰：昔吾畜於趙氏，孟姬之讒，吾能違兵。古人有言曰：殺老牛莫之敢尸，而况君乎？二三子不能事君焉，用厥也。閏月乙卯晦，樂書中行偃殺胥童。民不與郤

巢鴛釐虺俱楚邑

氏。胥童道君為亂，故皆書曰晉殺其大夫。

舒庸人以楚師之敗也。道吳人圍巢，伐鴛釐虺，遂恃吳而不設備。楚公子橐師襲舒庸，滅之。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庚申

晉弑其君州蒲。齊殺其大夫國佐。公如晉。

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公

至自晉。晉侯使士匄來聘。秋，杞伯來朝。

八月，邾子來朝。築鹿囿。己丑，公薨于路寢。

冬，楚人鄭人侵宋。晉侯使士魴來乞師。

叙事辭令能品

諸侯葬車七乘今不以君禮葬

周子襄公之曾孫

清勁耳未濃

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打 丁未葬我君成公

十八年春王正月庚申晉欒書中行偃使程滑殺厲公葬之于翼東門之外以車一乘使荀罃士魴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生十四年矣大夫逆于清原周子曰孤始願不及此雖及此豈非天平抑人之求君使出命也立而不從將安用君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共而從君神之所福也對曰羣臣之願也敢不唯命是聽庚午盟而入館于伯子

七人夷羊五等未記自不可少

慮佐為變故密誘而殺之內朝時變忽起侍從之師不知謀故逃入于宮

國弱勝弟湫音啾國氏黨封佐皆慶克子

叙事能品外傳視此更詳叙法略別亦可互觀施舍散子齊救勞

同氏辛巳朝于武宮遂不臣者七人周子有兄而無慧不能辨菽麥故不可立

齊為慶氏之難故甲申晦齊侯使士華免以戈殺國佐于內宮之朝師逃于夫人之宮書曰齊殺其大夫國佐棄命專殺以穀叛故也使清人殺國勝國弱來奔王湫奔萊慶封為大夫慶佐為司寇既齊侯反國弱使嗣國氏禮也

附二月乙酉朔晉悼公即位于朝始命百官施舍已責逮鰥寡振廢滯匡乏困救災患禁淫慝薄賦

命口字貫下十

二事



役

欲無犯時不縱欲  
奪民時 相錡子  
飭會子武朔子無  
忌厥子

渥即士貞子辛即  
賈辛  
糾即樂糾校正主  
馬之官  
司士軍右之官

省卿我御尉攝以  
汰冗員  
絳雙子偃籍談父  
候奄中軍主斥候  
之官司馬即上軍  
之司馬程鄭荀氏  
別族六駟六閑之

歛宥罪戾節器用時用民欲無犯時使魏相士魴

短相間魏頡趙武為卿荀家荀會樂厲韓無忌為公族大

夫使訓卿之子弟共儉孝弟使士渥濁為大傅使

修范武子之法右行辛為司空使修士為之法弁

糾御戎校正屬焉使訓諸御知義荀賓為右司士

屬焉使訓勇力之士時使卿無共御立軍尉以攝

之祁奚為中軍尉羊舌職佐之魏絳為司馬張老

為候奄鐸遏寇為上軍尉籍偃為之司馬使訓卒

乘親以聽命程鄭為乘馬御六駟屬焉使訓群驄

駟周禮六閑尚禮

容  
正軍止蓋命卿也  
師二十五人之帥  
旅五百人之帥

品  
叙事具品議論妙

三子以十五年出  
奔惡其依阻大國  
以兵威還故書復

知禮凡六官之長皆民譽也舉不失職官不易方  
收○上○最○有○力○  
爵不踰德師不陵正旅不偪師民無謗言所以復  
霸也

公如晉朝嗣君也

夏六月鄭伯侵宋及曹門外遂會楚子伐宋取朝

邾楚子辛鄭皇辰侵城郛取幽丘同伐彭城納宋

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焉以三百乘戍之而

還書曰復入凡去其國國逆而立之曰入復其位

曰復歸諸侯納之曰歸以惡曰復入宋人患之西

事之如郟邑猶將  
憾我德我乃非吾  
利  
崇長也披分也庚  
庚彭城地吳晉往  
來要道  
言楚所為不義皆  
為兵用

鉏吾曰何也。若楚人與吾同惡，以德於我，吾固事之也。不敢貳矣。大國無厭，鄙我猶憾，不然而收吾，憎使贊其政，以間吾釁，亦吾患也。今將崇諸侯之姦，而披其地以塞夷庚，○勝○純○逞姦而攜服，○更○密○毒諸侯而懼吳晉，吾庸多矣。非吾憂也。且事晉何為？晉必恤之。公至自晉，晉范宣子來聘，且拜朝也。君子謂晉於是乎有禮。

秋，杞桓公來朝，勞公。且問晉故，公以晉君語之。杞伯於是驟朝于晉，而請為昏。

附七月。宋老佐華喜圍彭城。老佐卒焉。

八月，邾宣公來朝，即位而來見也。

築鹿圍，書不時也。

己丑，公薨于路寢，言道也。

冬十一月，楚子重救彭城，伐宋。宋華元如晉告急。韓獻子為政，曰：欲求得人，必先勤之。成霸安疆，自宋始矣。晉侯師于台谷以救宋，遇楚師於靡角之谷，楚師還。

晉士魴來乞師，季文子問師數於臧武仲，對曰：伐

乞師救宋也

春秋左傳卷之三十三 成公



鄭之役。知伯實來。下軍之佐也。今彘季亦佐下軍。如伐鄭可也。事大國無失班爵而加敬焉。禮也。從之。

未即位而先葬為順

十二月。孟獻子會于虛。打謀救宋也。宋人辭諸侯而請師以圍彭城。孟獻子請于諸侯而先歸會葬。丁未。葬我君成公。書順也。

春秋左傳卷之十三

